

随笔

## 紫藤开

王祥夫

早上起来收拾案头,外边有鸹鸹在叫,鸹鸹似是鸽子的近亲,只是脖子略细一些,上面有细碎的黑蓝色斑点,飞起来的时候尾羽上有比脖子上斑点大一些的白斑,鸹鸹在民间的名字就是斑鸹,鸹鸹春天发情,雌雄互唤,其声颇不难听,鸹鸹其实一年四季都在叫,而其大叫特叫的时候,却一定是在春天,此时也正是人们播种插秧的时候,民间的各种传说向来是以人类的生活为中心,便说此鸟这样的一声接一声叫,是在催人们下田播谷种粟,所以,人们对鸹鸹鸟便有好感。

在这个季节,农民们是忙着种地的事,而我是一边听着鸹鸹叫一边理纸磨墨,想想紫藤花即将开放,不免就想画一回紫藤。花鸟画凡是有枝有叶有花或无枝无叶无花者似乎皆可入画,而惟有紫藤,大笔小笔草书细楷均在里边,所以历来喜欢画紫藤的画家不在少数,任伯年紫藤的细叶和花穗好,白石老人紫藤的老干细枝传神。但画紫藤极易让人下笔流于轻狂,一旦收束不住,便坠恶俗。与紫藤相比,说到各种笔墨都可以得以施展的还有棕榈,大笔小笔枯笔湿笔都可笔笔相加在里边,破墨法用在棕榈树上尤其好,其棕榈主干之上的残枝断梗,一笔下去,入主干的部分已被淡墨破开,没人主干的部分依然墨如硬铁,煞是好看。曾在朋友的画室中醉眼看到一幅白石老人的四尺棕榈,那天天刚喝过一场大酒,走路都要人扶,一见白石老人的这幅棕榈,当即酒醒。

说到紫藤,北京晋阳饭庄植有一本,树龄百多年,真是盘屈怪怪龙蛇乱走,一边吃饭一边隔窗看去,繁花真如一片紫云。据说这株紫藤是纪晓岚当年亲手所植。北京的各种旅游册子上,介绍到晋阳饭庄每每都要说到这株老藤,许多人,也不是专门为了看这本紫藤才去晋阳饭庄,但每每去那里吃饭便不由得就细细看起来。但在我的眼里,总觉得这本紫藤没有青藤书屋的那株好,青藤书屋之西墙与院子的西墙之间植有紫藤一本,当然是靠着墙,墙下叠有山石。

北京有一种小吃,是藤萝开花时的时令小吃,就是藤萝饼,味道和槐花相去不远,而我,却不知道这个藤萝饼里用的藤花是否就是紫藤的花?紫藤在北京广有种植,公园里几乎到处可见,但有人嫌紫藤长得太“啰哩啰嗦”,用“啰哩啰嗦”来形容紫藤可以说是得其神理。

画紫藤,不妨乱一点,但要收得住。

心语

## 那些花儿

殷剑贞

春天真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美好的一天,从看花儿们开始。

一朵花、一朵花、又一朵花,三月杏花才开罢,四月梨花吐新芽。从三月份开始,迎春花、桃花、杏花、梨花、玉兰、海棠、樱花、山楂等次第开放。风起闻花香,仿佛一夜间,在微风中、在细雨中,它们嬉戏争春,恣意摇曳,互相私语着春天里最美的情话。

在大自然无私馈赠的这幅画卷中,郁郁了一个寒冬的阴沉和寒意渐渐消散。任是心事重重不得志的人,信步走进这春光明媚的天地间,也会扬起嘴角,对着那些缤纷的花朵微笑、点头,把一肚子的心事诉说给它们。然后,深呼一口气,对自己柔声说一声:春天多美,活着真好!

一花、一树、一草、一木,都曾在或长或短的生命过程中绽放过喜悦的光芒。

乡恋

## 身后的两座山

乔傲龙

我有两个舅舅,大舅和小舅。少年时代,他们是背后的两座山,随时可靠,永不动摇。

姥爷走得很早,我只见过照片,知道他在供销社工作,说是在县城回谭坪塬的路上自行车掉下了悬崖。那年母亲十三、大舅六岁、小舅刚几个月,此后多年,寡母幼子的生活可想而知。而苦难造就的团结也牢不可破,几十年来,姐弟三人不曾红过脸,小舅后来风风火火,当了大队干部,但在哥哥姐姐跟前始终是个乖弟弟。家风所致,两个舅妈妯娌多年鲜有嫌隙,更不用说吵架拌嘴。这样的人家,一扇柴门堵住外面的风雨,即使不生炉火也会感到温暖。

我自小不是个舒展人,常常杞人忧天——担心家穷,怕被人欺负。只有姥姥家,是我心里不需要岗哨警戒的乐园。从小到大,姥姥是炕头上软软暖暖的被窝,舅舅是两个看家护院的“门神”。

其实我的两个舅舅,都是普通至极的人。大舅上了几年学就到大队的油坊干活,后来子承父业,去公社的供销社站柜台。公社那时逢五有集,一逢集便人山人海,摆摊子的虽多,正儿八经的商场却只有供销社的百货和日杂两家,柜台后面的人,他不认识你,你得认识他,所以驮涧村的怀怀,在谭坪塬上得算一号。怀怀何人,本大舅是也。

自从大舅成为供销社的怀怀,我在一群孩子中也陡然多了硬气。“你大舅,那厉害咧!”小伙伴的言语贿赂照单全收,并报以肯定的微笑表示赞许。

我们村离公社很近,母亲做下啥稀罕

吃的,总是差我去喊大舅。寒暑假去姥姥家,我一个人先到供销社找大舅,他用自行车驮我回去。自行车上的大舅,山一样遮掩着我,但他骑得很慢,差不多跟人走路一样的慢。长大后我终于明白,姥爷当年的不幸并未远去,像一道过不去的坎,一生横在大舅心里。少年失怙的大舅,六岁那年便已长大成人,千斤重担,风雨一生,就这样谦谦缓缓地走过。

小舅念完高中在公社的煤矿干过一阵子,每次回来看姥姥都要先绕到我家,给外甥带一堆好吃的。娶回小舅妈,小舅做了大队的抽水员,负责沟里的柴油机和水泵。柴油机的原理差不多就是拖拉机的原



清晨  
龙艺作

连载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夏鼐不可能给他们讲“资产阶级史学家”傅斯年于1933年为庆祝蔡元培六十五岁时所作《夷夏东西说》一文的主要内容,如阐述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及与夷人交战的地点均在河东:“偃师之毫虽无确证,然汤实灭夏,夏之区宇布于今山西、河南省中,兼及陕西,而其本土在河东。《史记》‘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集解》引孔安国曰:‘地在安邑之西。’按之《吕览》等书记吴起对魏武侯云:‘夏桀之国左河济,右太行,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则鸣条在河东或不误。然则汤对夏用兵以偃师一带地为根据,亦非不可能者。且齐侯钟云:‘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从孙仲容释)则成汤实灭夏桀而居其土。此器虽是春秋中世之器,

然此传说必古而有据。”但考古调查的必备案头工作的方法之一总是可以讲的:

出发以前,应该先参考一些书籍,把有关的文献摘抄下来。我国古书史部地理类中,如《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读史方輿记要》,明代(天顺)和清代(乾隆、嘉庆)的一统志等,都有一些和我们调查有关的材料。正史的地理志,尤其是《汉书·地理志》(可用王先谦补注本),也是如此。至于各地的方志,尤其是县志,更是应该参考。一般而言,同一地方的方志,修撰的时期越晚,便越详细。方志体例不一,其中沿革、山川、古迹、陵墓、寺观、金石等门中和我们有关的材料最多。如果近人曾在我们调查区域内调查或发掘过,或当地曾发现过古物,这些报告



79

苏  
华  
著

■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节选

消息,更应该阅读后加以摘录。其他书籍中有关的数据,只要是不重复的,也都应加以摘抄。为着行动的方便,调查队不能多带书籍,实际勘查工作期中,也没有工夫博览群书,所以要先做好这准备工作。

1934年,傅斯年的《夷夏

东西说》刊发后,影响很大,胡适、顾颉刚及以后有国际影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等许多历史学、考古学学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传说”的影响。张光直对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的天才不是表现在华北古史被他系统预料到了,而是表现在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山西队的这些年轻人,当时虽然无缘得见这篇调查夏文化遗存和寻找夏墟的“总钥匙”,但因夏鼐的谆谆教导,有时甚至是耳提面命,所以在其后的发掘报告,写得也非常好,不但有精细的专业分析,也有对历史典籍的引证。张岱海和

高彦的《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报告和徐殿魁、王晓田、戴尊德所写的《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就是很好的例证。

张岱海和高彦的《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起首便说:“晋南地区自古以来素有‘夏墟’之称。根据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属中国科学院)山西工作队自1959年以来,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有关地、县文化主管部门的协同下,曾在涑水流域和盐池、伍姓湖周围、汾河下游(限于临汾以南)和它的支流浍河、潞河流域,做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共发现古文化遗址三百多处(内有部分遗址是山西省文物部门发现的),我们又作了进一步的复查,其中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有35处。”

历史